

著

天如玉

年度最萌 异域之恋
全新番外 诚意力现

一城春日弄

围绕着一座城展开的血雨腥风
围绕着一个开始的爱恨情仇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一城春日弄

天如玉
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城春弄 / 天如玉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-7-5108-3722-7

I. ①一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10443号

一城春弄

作 者	天如玉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9
字 数	341千字
版 次	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722-7
定 价	32.80元

一城春弄

目
录



第一章	新任城主	≈	001
第二章	姑侄交锋	≈	013
第三章	棋逢对手	≈	033
第四章	欺君之罪	≈	049
第五章	首度结盟	≈	069
第六章	终身大事	≈	093
第七章	相思难托	≈	109
第八章	成王败寇	≈	129

一城春弄

目 求



第九章	咫尺天涯	141
第十章	真假难辨	157
第十一章	城府之变	183
第十二章	即墨不复	201
第十三章	请君入瓮	221
第十四章	劫后重逢	237
第十五章	有花堪折	257
番外	墨城往事	287



第一章

新任城主

嘉熙九年春，豫国边陲的墨城出了桩大事，城主即墨彦忽然驾鹤西归了。

消息快马送入都城，嘉熙帝在百官面前痛心疾首，回到后宫却是笑逐颜开，甚至还多吃了两碗饭。

怨不得他幸灾乐祸，实在是等这一日太久了。

豫国建朝至今，将将两代。先帝太祖推翻前朝暴政时，身边有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此人便是即墨彦。

但皇帝们都有个通病，打仗时重武轻文，治国时又重文轻武。即墨彦在天下大定后没落得什么好处，便学了回韩信，居功自傲，占据东西要塞哈兰城，不愿回都了。

若是别人倒还好说，偏偏是即墨彦。开国功臣，手握重兵，太祖气得呕血也只能往肚里吞。且不说西域诸国都对哈兰城垂涎已久，彼时天下初定，急需休养生息，哪能再内斗？

思考再三，太祖咬了咬牙，干脆将哈兰城赏给即墨彦做了封地，又挑选宗族女眷册封公主配为其妻。这样一来，就成了皇帝委任其驻守哈兰城，杜绝了不少隐患。

好在即墨彦见好就收，没再兴风作浪，上交了一部分兵权，还特地写了奏折表了番忠心，自称自己一世人臣，定当为国尽忠，死而后已。

如此一来，哈兰城便有了即墨彦这第一位城主，因其姓氏，此地被更名为墨城。

所以说白了，墨城的来历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般光鲜，无非是情势所逼罢了。

数十年转眼过，太祖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收回墨城，想方设法地削即墨彦的兵权。即墨彦却自己暗中招兵买马，勤操苦练，仍是一方霸主。

太祖心中愁闷自不必说，几乎每日都对着日渐丰盈的国库打算盘。好在即墨彦婚后一直未能有后，他也从未开口许诺过城主之位可世代承袭，总算还能钻个空子。

只可惜年寿不永，这个空子他等不及来钻，只能交给他的儿子了。

如今墨城已经失去主心骨，要接手轻而易举，父辈的遗憾总算可以在自己手中圆满，叫嘉熙帝如何不心情舒畅？

年轻的帝王负手立于御书房内，对着万里江山图咧嘴傻笑，直到八百里加急送来墨城的奏折，先前多吃的饭一下又把他给噎着了。

即墨彦临终前留下遗嘱，墨城地处边陲，乃交通要塞，国之重地。为保万一，还是由自己亲定人选继任城主之位方可放心。

这个人选便是他的养女。

嘉熙帝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揉了揉眼睛再三确认，没错，是养女。

这算什么？即墨老贼不经朝廷自作主张传了城主之位，没儿子就硬让养女上位，分明就是心怀异志，说好的一世人臣呢？你这是在逗朕？！

折子里声称太祖也未曾言明不可父位女承，更历数豫朝数十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，又将新城主品行之端、对国之忠细数了一遍，好话洋洋洒洒不下万字。

嗨，那空子倒先让他们给钻了。这写折子的人也是个人才，站出来，朕保证不砍了你！

嘉熙帝一手揪烂了折子，顺手又扫了桌上的青玉笔架和镶金流纹端砚，恨不能当即发兵。

御书房里的宫女太监都以为是自己伺候不周惹了帝怒，跪了一地，瑟瑟发抖。

皇帝心情时好时坏，当真应了那句“君心难测”。

朝中官员都以为这是他失了肱骨大臣心中忧伤，知道内情的根本没几个。倒是有心细的留意到，之前辞官归隐的太常少卿忽然归都了。

还是正午，御书房却是门窗紧闭，光线昏暗。

嘉熙帝坐在案后，看着太常少卿对自己行礼叩拜完毕，慢吞吞地开口道：“无白，你叔公死了。”

太常少卿即墨无白是即墨彦嫡亲的侄孙，他归都这一路早已听说这消息，并不惊讶，起身瞥了一眼嘉熙帝，脸上甚至有些笑意：“那不是正合陛下心意？”

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嘉熙帝就来气：“别提了，原本是合联的意，可谁承想他竟有个养女，城主之位就这么交给那个来路不明的养女了！”

这倒是让即墨无白很意外。他离开长安已有四五年，一直避居故乡润州，已有些不问世事的意味。何况即墨彦本就和本家不亲，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个叔公一面，无感情也无交集，彼此情形也是一无所知，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养女的存在。

“我还以为陛下叫我归都是因为太高兴，原来是有了麻烦。”他身姿修长，褒衣博带，本就有几分风流闲态，加上说这话的语气，简直有些吊儿郎当。

显然嘉熙帝对他这副模样已习以为常，叹了口气，起身踱步到他跟前：“无白，你自幼与朕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如今这麻烦，还需你出手相助才是。”

即墨无白连退两步，神情惊恐：“陛下，草民已经辞官了。”

嘉熙帝板脸：“辞什么辞！朕即刻让你官复原职！”

“不不不，草民去意已决。”

“混账！”

见皇帝动了怒，即墨无白只能无奈垂头：“是，听凭陛下吩咐。”

嘉熙帝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：“那好，你准备准备，尽快去墨城奔丧，顺便给朕将墨城的城主之位拿回来。”

即墨无白早猜到他是这个意思，好笑道：“一个女子而已，未必能有即墨彦的野心，陛下大可不必如此。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管她有没有野心，墨城这般要塞，也不能长期不受朝廷管束。若是让西域诸国有机可乘，中原岂不危矣？”

即墨无白撇撇嘴：“那陛下不若大大方方娶了她，给她封个贵妃，一举两得，何须如此麻烦？”

嘉熙帝想起探子回报那养女相貌丑陋胜似无盐，当即正色道：“为君者胸怀天下，岂可贪图女色？！”

“可是人家姑娘刚死了爹便去撬她的位子，未免有些缺德啊。”

“所以才找你啊。”

嘉熙帝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此番你肯替朕分忧，是为挚友；收回墨城，是为尽忠，乃国之功臣也。”即墨无白还想说什么，被他竖手拦下，“此事就这么定了！”

圣谕一下，再好的情谊也得靠边，即墨无白只能跪地叩首：“是，草民……微臣领旨。”

这番谈话前后都很隐蔽，即墨无白接的是密诏。可世上无不透风的墙，朝廷上

下多的是人精，墨城城主前脚蹬腿，太常少卿后脚归都，不少人都猜到了缘由。

第二日，沉寂了几年的少卿府上忽而一下门庭若市，访客如云，十个有九个都是媒人。

即墨无白吃不住这阵仗，装病窝在房内，一切都由贴身侍从杜泉代为处理。

到了晚上，忙活了一整天的杜泉乐滋滋地抱着一堆画卷放在他跟前：“公子，您这趟回来对了！原来长安的达官贵人们都还记着您呢，光这一天就来了十八个媒人，个个都想将千金嫁给您哪。”

即墨无白翻翻白眼，这哪是想嫁给他，分明是想嫁给墨城。

“快啊，公子。赶紧挑挑有没有合眼缘的吧。”杜泉是即墨无白乳母的儿子，大概是受其母影响，一向关心自家公子婚事。

即墨无白看也不看那些画卷，拿了本书背身而坐：“不用了，叔公刚刚过世，谈亲事不合时宜。”

杜泉一想也对，虽说即墨彦对即墨家族而言就像个外人似的，可毕竟还有血缘，不能落人口柄。只是想来想去，又实在为难：“那些都是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，您不给回复，叫我如何回话呀？”

即墨无白头道：“那你便说公子我做不了主，婚事得由长辈说了算。”

“哪个长辈？”杜泉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能管他的长辈在世了。

“墨城的新城主啊，按辈分我还得叫她一声姑姑呢。”

即墨一族虽不如那些传承百年的公卿世家繁荣昌盛，族中在朝为官的也有不少，可是墨城却没有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报丧，这样一来，即墨无白根本没有前往墨城的理由。

嘉熙帝将墨城请求城主继任的奏折压了下来，声称城主世袭关乎血统，朝中反应不一，还需再议。接着在即墨族人中钦点人选，打着替朝廷出面吊唁的名义前往墨城，领头的自然就是太常少卿即墨无白。

临行前他授意，此事最多耗时三个月，不可久拖。

可怜的少卿大人从南到北走到长安不过一两日，又匆匆踏上了往西的远途。

四月的长安还是绿意葱茏，越往西行越是疏淡。待过了安化、烛龙、宁朔、玉门这几个安西都护府的管辖重镇，眼中所见已经只余漫天黄沙。

即使是官道也不太好走，这时节气候又反复，一行人走得很慢。族中一个远亲对即墨无白道：“这一行至少也得半月才能到，届时老城主只怕已经入葬了吧。”

即墨无白只好下令加快速度，一面派人前往墨城送信。

一连数日，墨城既没有送来消息，也没有派人前来相迎。即墨族人或多或少

有了些怨言。虽说即墨彦生前和本家生疏犹如陌路，如今死后大家千里迢迢来为他奔丧，城里管事的连这点礼节都不懂吗？

即墨无白却不急，闲靠车内，扇柄挑起车帘，向外望去。

时近傍晚，天上乌云压顶，往下是绵延的高山。山势陡峭，有些甚至笔直而立犹如竹笋，山头却早已被风沙磨圆。山体是黄褐色的，山石质地特殊，犹如老人脸上遍布的皱纹，横向蔓延，一道又一道。

即墨无白在都中素有博文广识之名，在书中也见过无数次对墨城一带的描述，但亲眼见到还是深感震撼。

杜泉在他身边小声嘀咕：“墨城城主怎么就选了这么个破地方？”

即墨无白扇子一转，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：“破地方？连安西都护府都管辖不到，周围看似平缓，实则群山环抱，易守难攻，无论西域诸国还是中原，都对之莫能奈何，这才是聪明人该选的地方。”

杜泉噤声一声躲开，转头正好瞧见远处尘土飞扬，连忙示意即墨无白看。

其他方向都一切如常，只正前方那一片天空沉黑如墨，狂风卷着沙石直朝几人呼啸而来，像是无处可逃的一张巨网。

“公子小心！”杜泉喊了一声就钻回车内，紧紧拉上帘子。风沙紧跟而至，狠狠拍打着马车，车身剧烈地摇晃了几下，险些翻倒。

奇怪的是，这阵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须臾便止。

即墨无白揭帘去看，天上的乌云淡了许多。侍从们早就吓得钻到了马肚子下面，有的马受了惊吓狂奔而出，一路嘶鸣。诸位族人都缩在车马中不敢露脸，当真是人仰马翻。若非四周一片狼藉，简直要怀疑刚才那天气是不是自己的幻觉。

杜泉大概是受了惊吓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：“我说错了，这不是破地方，这简直就是鬼地方！”

即墨无白白他一眼，下车去看那些族亲的情形，好在没有人员伤亡，不过是损失了几匹马，一些财物。

正忙着收拾，远处又传来隆隆之声。杜泉刚拖着受惊的小身板儿下车，听到这声音立即干号了一声，还以为那阵狂风又回来了，待仔细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一队人马，马蹄阵阵，难怪会有这么大响动。

“去看看是什么人。”

即墨无白吩咐了一声，杜泉连忙擦擦眼睛小跑着过去了，很快又跑了回来，面露喜色：“公子，是墨城的人。”

说话间那队人马已经到了跟前，个个脸上都罩着面巾，若非身着官服，简直要被误认为是马贼。

为首的是个高大的佩刀军官，他下马后，先将队伍中间一匹马上的人给扶了下来，这才转头朝众人拱手：“在下墨城屯兵校尉葛贲。盖因近日风沙肆虐，延误了送信，消息今早才送至墨城。得知老城主亲眷远道而来，吾等不敢怠慢，即刻出发赶来，不想几位竟已快到城门了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恕罪。”

即墨无白早就下了马车，不动声色地看着。

先前被葛贲扶下来的是个身姿窈窕的女子，一身缟素，外面披一件黑色斗篷，脸上也蒙着面纱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背后乌云黄沙，她纤弱地站着，似水乡的蒲草被移到了这漠漠荒原，格格不入，便分外惹人注目。

杜泉忍着不再吐苦水，一本正经地向葛贲介绍了自家公子以及诸位族亲。那女子闻言，越过侍卫走了过来，在即墨无白跟前站定，柔声细语地问了句：“可是无白贤侄？我是师雨。”

即墨无白对那位新城主的信息知之甚少，只知道一个名字。

她居然亲自来了。

皇帝要拿血亲关系做文章，便是不想承认她，她倒好，一上来就叫贤侄。你还真以为我当你是姑姑呢？

即墨无白只在心里过了一下，便上前一步回礼，刻意字字清晰地道：“师姑娘有礼，叔公是无白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了，他这一走，我岂能不来？”

血统大旗竖了，师雨隐在帷帽下的双眼只是云淡风轻地弯了弯：“贤侄有心了，虽然我以前从未听父亲提及过你这个侄孙，但你能来此一趟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必定深感欣慰。”

即墨无白嘴角猛抽了一下。师雨已经丢下他一一问候其他族亲，看起来真就是一家人的模样。

不过族亲们刚才都瞧得清楚，已然觉出二人暗斗的气息来。

彼此招呼完毕，师雨侧身做请，邀请众人同行，自己率先上马，一副主人架势。

即墨无白看着她的背影走远了一大截才上了车，咂了咂嘴摇摇头：原来不是软柿子。

好在之后天气没再反常，不过这一路也耗了不少时间，进入墨城城门时已是入夜时分。

城门口早有人悬灯恭候，却不只是守城士兵，走近了才看出为首的都是些官员。

还在服丧期间，官员皆服素缟。即墨无白以为他们是来迎自己的，可实际上见面后，这些人只是上前敷衍地拜见了一下少卿大人，便纷纷迎向了师雨。

陛下尚未正式准许师雨继任城主，可他们有本事弄个代城主出来，师雨此时

正被他们簇拥着叫代城主，场面叫人相当气愤。

即墨无白看向师雨的眼神已经带了些怨毒，你根本就是个土皇帝吧！

似有所感，师雨转头和他对视了一眼，仍是双眼弯弯，仿佛马上就会上来亲昵地叫一声“好侄儿”。

城中已经宵禁，寂静无声，夜风清冷，马蹄和车辙在石板路上留下的声音尤为入耳。

城主府邸在墨城北角，地势偏高，竟是一副俯瞰半城的气势。虽然如此，去府邸却并未多费劲，道路并不难行，车马行走如履平地，可见此处建造之用心。

很快车马停下，即墨无白下了车，一抬头便见侍从们持灯照路，眼神微动，走到门口向里望去，两排侍从不知有多少人，灯火延绵而去，竟一眼看不到尽头。

“贤侄，这边请。”师雨亲自为其领路。

即墨无白跟着她往里而行，不禁心生赞叹，的确是土皇帝，这里与皇帝行宫相比也毫不逊色了。

虽已是半夜，客人到访，还是该备宴。只不过如今还在丧礼期间，无酒无肉，相当清淡。

客人们净了手，由墨城诸位官员作陪，请去厅中入席。

师雨少陪了片刻，再出现已经换了副模样，依然是一身缟素，但已除去斗篷面纱。自她走入，一直到上方案席后落座，在场众人的视线便没离开过她。

服丧期间，面不施粉，衣不着艳。进来的人白衣素净，绸带束发，身姿娉婷，脚步袅娜。

几乎所有即墨族人都以为，生长在边陲之地又能继任城主的女子必然是英武不输男子，可这一眼见到真容，已然推翻之前所有设想。

师雨毫无疑问是个美人，还是个风情万种的美人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也许是有胡人血统，轮廓微深，眼角微微上扬，有时不经意一个眼神，竟有魅惑之意。

即墨无白的视线从她身上流连了好几圈，心里啧了一声：陛下亏大发了！

他正琢磨着要不要描像送往都城刺激一下嘉熙帝，师雨开了口：“有劳诸位远道而来，只不过此行耗时日久，丧礼却耽误不得，因此还要请诸位多担待，父亲三日前已然下葬了。”

族人们神情不一，有的觉得她擅作主张，不将即墨族人放在眼里，眼神有些不屑；有的早就饥饿疲劳，此时只想吃了饭早些休息，并无多大反应，不过都一致转头看向即墨无白，唯他马首是瞻。

即墨无白是无所谓的，反正来这里的目本就不是奔丧，只不过还得做做样子，便叹了口气道：“不想紧赶慢赶，还是来不及送叔公一程。”

师雨立即安抚：“贤侄不必忧怀，今晚好好休整，明日一早我便亲自带大家去陵墓祭拜。”

被占了一路的便宜，即墨无白肝火略旺，抿了口茶降火，挤出个笑容来：“师姑娘看起来比无白还要年轻几岁，一口一个‘贤侄’，似乎不太合适啊。”

族人们闻言大多有些幸灾乐祸，虽然师雨是个美人，但再美也不是即墨家的人。在他们心里，即使和即墨彦不亲近，墨城终究还是即墨家的，外人到底是外人。这便是长久以来为中原推崇的世家宗族观念。

然而师雨却没有预料之中的难堪，顿悟般点头道：“说得也是，总叫‘贤侄’未免太过生分了，你我既然是一家人，我还是直呼你无白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即墨无白以前总被嘉熙帝笑骂脸皮厚，今日见了眼前这位，方才知道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

她的确不是软柿子，而是笑面虎。

肆虐了好几日的风沙到了黎明时分戛然而止。天亮后，天气一下转好，阴沉散去，还露了日头。

师雨起身很早，贴身侍女凤鸢进来伺候，她第一句话便问：“我那位大侄子睡得可好？”

凤鸢有些想笑，想起此时还在服丧期间，又连忙摆正脸色：“听说起得比城主还早呢。”虽然师雨是代城主，但她为图省事总是直呼城主，师雨也没纠正过。

“这么劳心劳力，真不愧是皇帝的至交心腹。”师雨说话向来柔和，便连语气中那点嘲讽也淡去了。

凤鸢自然没听出来，还顺着她的话夸道：“可不是嘛，年纪轻轻就做了高官，还长得这般英俊，府里的丫头们私底下都偷看他一早上啦。”

师雨不置可否地一笑。

凤鸢扶她在梳妆台前坐下，拿了梳子要给她梳头，却被师雨撇开了手。

“先不忙这个，你想个法子，待会儿要去父亲坟前祭拜，我这些时日眼泪早就流干了，可在诸位族亲面前不哭是不行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凤鸢认真想了想，忽然匆匆跑出了屋子，片刻后返回，神秘兮兮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她，“城主若是哭不出来，就悄悄用这个熏一熏眼睛。”

师雨打开布包，神情僵了一僵。

那是一包剁碎的胡椒。

即墨无白起得的确很早，他远道而来，还不习惯，虽然疲累，头一晚睡得也不尽如人意，干脆早早起了身。用罢早饭后时候还是很早，他又四处走了走。

因为地势偏高，在城主府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景象。远处群山连绵，近处城郭繁华，华丽的城主府就犹如肃穆得体的主人，居高临下地观望着自己的杰作。

这块大漠黄沙之中的绿洲，像是悠长黄毯上的一颗绿宝石，光盖四野。从最繁华的主城到周边附属城镇，说是一城，占地却比中原数州都大。

昨晚不过得窥一斑而已。

也不知是不是师雨如今当代城主的缘故，整个城主府里男子都很少，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的侍女，大多是汉人，也有不少是西域人。

在这种边陲之地，颇有中原风姿的少卿大人本就引人注目，何况他又生得潇洒，面目亲和，即使一身缟素，也照样引得人频频侧目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长得还有几分像已故的老城主。

奈何少卿大人外人跟前太有分寸，端了一副高冷架子，目不斜视，谁也没理。

高冷地转悠了两圈之后，杜泉小跑着过来告诉他，师雨那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动身去祭拜老城主了。

即墨彦的墓地在墨城一座高山之上，乘马车而去，大概要绕过半个墨城。

师雨依旧一身缟素，覆了面纱。此地风沙大，女子出行大多是这般装束。

她走到车旁，忽然转头道：“我听侍女说，无白今日一早便在府中转悠，想必是对墨城感到新奇，你我不妨同车，我也好沿途为你说一说风土人情。”

即墨无白略感诧异，虽说二人关系上是姑侄，但毫无血缘，又都是年轻男女，此举未免有些不妥，即墨族人神情也都有些变化。

但师雨显然是认真的，放眼其他墨城官员和侍从，似乎也全然不将这当回事儿。

即墨无白这才明白为何她能接手墨城——也就只有在这块土地上，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“也好，无白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墨城是东西贸易往来最重要的城镇之一，汇聚了来自各国的商人。侍卫们将道路疏通，引领城主府的车马出行时，引来了各种各样看热闹的人。

师雨命凤鸾撩开帘子，可以让即墨无白看清外面的情景。

这块绿洲由北向南从高到低的地势极难规划，可城中划分十分严明，南面住民，东西南市，北面居官。

因为缺少木料，城中房屋大多以砖石建筑，因为缺少雨水，屋顶都是斜向卧立。即使如此，仍然能在四处见到中原的印记。

有的商铺前会放一尊小石狮子；有的会在门前别一截杨柳枝，竟是鲜绿的，不知是被哪位商旅从中原带来，在这里落了根。

商铺鳞次栉比，百姓川流不息，片石铺就的大街可容两辆四乘马车并驾通行，除了风情不同，规格堪比国都长安。

即墨无白从昨晚到现在都在观察此城，唯有此刻印象最为深刻。这块土地的辉煌是即墨彦一手创造的，他付出毕生心血，不肯放心交给朝廷，却肯交给师雨，必定有原因，而这原因才是他取得墨城的关键。他朝身侧看了一眼，不防正撞上师雨的眼神，彼此皆报以一笑，心中却思绪万千。

直奔北城门方向，沿大街行进两炷香时间，转了个岔口，车便踏上了往山上而行的路。

眼见此间景色瑰丽，山势壮阔，即墨无白转头对师雨道：“此地看来是块风水宝地，叔公选此地建墓，想必费了不少人工财力吧。”

师雨摇了摇头：“父亲在世时，也有不少官员劝他为身后事考虑，大修陵墓，但他都拒绝了。这地方是早就选好的，陵墓却是他去世后才草草建了一下，可以说连许多大户人家都比不上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即墨无白这语气有些不对，师雨转头，竟还在他嘴角看出了一抹讥诮。

“无白当真从未见过先父？”

“没有。”即墨无白斩钉截铁，师雨只好不再多问，但她分明觉得他似乎对老城主有些不满。

不多时到达山顶，墓在山腹之中，山顶建了凉亭，却是圆顶，颇有西域风情。亭中只设了一碑，上书即墨彦生平伟业，以作供奉祭拜之用。

侍卫们分守四方，墨城官员跪了一地，即墨无白孝服加身，手奉皇帝吊唁诏书，执酒祭奠，领着族人们跪倒叩首，霎时间哭声一片。

师雨从即墨彦蹬腿开始眼泪就没干过，这几日老人入土为安，她的眼睛才消肿，所以今日出门带胡椒，也是无奈之举。

即墨无白在她旁边流泪，双眼通红，眼泪长流，简直叫人看一眼都觉得伤心。师雨心生佩服，明明和即墨彦素未谋面，看起来还有些不对盘的样子，转头就能哭得这么动情，这位大侄子可真不是普通人。

岂能落于人后？她悄悄从袖中取出布包，借抬袖之际往眼前靠了靠。

“父亲，您看，亲人们都来看望您老人家了……”

“叔公啊……”

姑侄二人痛哭不已，一个比一个伤心，场面好不感人。

师雨生得娇柔，哭起来动情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可即墨无白堂堂男儿，身居高位，抛却了姿容端雅的君子风范，泪水长流不止，形容憔悴难当，便叫人刮目相看了。再加上他容貌与即墨彦有几分相似，好几位即墨彦的心腹下属见状也不禁动容。

到底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哪！

回去时，照旧是“姑侄”二人同车。

师雨先上车，即墨无白因为太伤心，被几位官员扶着问候了几句，这才由杜泉搀着登车。

他白净秀致的一张脸，双眼却红肿不堪，就连师雨也不得不边拭着被辣出泪的双眼安慰他：“无白保重，父亲在天之灵也不希望见到你这般难过，节哀啊。”

即墨无白一直点头，神情的确是恢复平静了，只是双眼仍有泪光。

师雨心中暗忖，为了今天，他必然是下了一番苦功吧。

正想着，车中传出一声沉闷的落物之声。她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杜泉忙着扶即墨无白登车，不小心将袖中一截短小的竹筒遗落了。

竹筒不知装了什么，大概是塞口松散，一摔就开了，强烈的气味瞬间在车厢中弥漫开来。

师雨按紧面巾，凑近看了看，撒出的东西辛辣刺鼻，是几乎被压碾成泥的胡椒。

她抬起眼眸，神情有说不出的微妙：“这是……”

杜泉眼神慌乱地看了一眼即墨无白，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

即墨无白眨了眨通红的眼睛：“师姑娘有所不知，无白久居江南，喜食胡椒祛湿，久而久之，养成了习惯，如今到哪儿都要带些尝尝。杜泉这是为我着想，才随身带了一些。”

“不仅带了，还都碾碎了呢，杜泉当真贴心。”师雨夸赞一句，顺手将自己袖中那包胡椒往里塞了塞。

这晚晚宴，因为即墨无白白日里的表现，墨城官员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，不少人都开始与他这位少卿大人攀谈交流了。就连即墨彦最忠心的老部下霍擎都对他语气和善起来。

即墨无白颇为惊喜，被胡椒辣得双目红肿也算值了。

须臾，淡茶撤去，侍女们送来了美味佳肴。

即墨无白低头看去，神情凝固了。

一盘不知名的菜，看不到菜色，入眼是厚厚的黑色粉末，几乎堆满了整只盘子，辛辣刺鼻，简直闻一下就让人够呛。

他幽幽转头看向上方的师雨，她正含笑望着这边，仍是和声细语，叫人如沐春风。

“这是前些时候府上从天竺商人那里买来的黑胡椒，据说比任何一种胡椒都辣。今日听闻无白喜食胡椒，我特地命人做了这道菜，你可要好好品尝呀。”

即墨无白默默盯着盘子看了一会儿，伸手狠狠拧了一把大腿，脸上挤满悲伤：“多谢师姑娘了，只是想起叔公……唉，无白实在没什么胃口，诸位慢用，恕在下先行告辞。”

他郁郁寡欢地起身，走出大厅时背影萧索，叫人不胜唏嘘，却在经过杜泉身边时，冷飕飕地朝他瞥了一眼。

杜泉身上冷汗涔涔而下：公子，我错了，以后一定收好东西，再也不会掉出来了！

一城春弄